

(香港)
黃易

● 玄幻系列之

圣女



黄易作品集

54

华

社

董易 作品集·玄幻系列

圣女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女/黄易著. -北京:华艺出版社, 1999. 3

ISBN 7-80142-153-1

I. 圣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7572 号

京权图字: 01-99-0354 号

本书由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出版, 经授权由华艺出版社在
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版。

圣女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1/32 5.25 印张 75 千字

1999 年 3 月第一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142-153-1/I·101 定价: 9.80 元

目 录

劫机惊魂	(1)
坚持不下	(12)
路转峰回	(25)
异变突起	(42)
沙漠逃亡	(50)
失手被擒	(71)
四面楚歌	(93)
诸神界	(121)
御神器	(132)
后记	(162)

劫机惊魂

(加州,圣何西合众社电)

一块不知来自太空何处二百零九磅陨石,突然神秘失踪。失踪的原因,仍然毫无头绪。

警方说该陨石今年八月在圣何西的“玄术天文馆”被盗走。有关方面悬出赏格,声明任何人能提供该贵重陨石下落的线索,可“获重酬且不受任何查问”,可是迄今仍无半点消息。

该陨石四十年前由一位收藏家送赠该天文馆。

凌渡宇放下报纸,暗忖这的确是奇怪极的事。试想这样一块大石,最少两个大汉才抬得它动,居然神不知鬼不觉中失去踪影。其次,一块陨石并非价值连城的东西,偷的话,哪及一张名画来得划算。而且放着天文馆其他这么多展品,为什么只是盗走了这样的一块大石,教人大惑不解。

凌渡宇捧头苦笑,这可能成为一个永远的哑谜。待要继续看下去,扩音器传来催促搭客上飞机的广播。

“三〇七号由厄瓜多尔经秘鲁往圣地亚哥班机的搭客，请由第十一号闸登机。”

凌渡宇看看腕表，早上八时十五分，离预定起飞的时间迟了个多小时，苦笑一下，他组织“抗暴联盟”的领导人高山鹰十万火急召他往智利去，希望这两个小时的延误不致造成什么问题。

他收起报纸，站起身来，往十一号闸口走去，加入了早等得不耐烦的旅客行列中。

轮候入闸长长的队伍里，有一群雄姿纠纠的青年男女，穿着整齐的运动员装束，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，似是刚参加了当地的运动比赛，取得了骄人的成果。

凌渡宇站在他们身后，留神一看，见到他们的运动衣上绣了古巴的国旗，是代表古巴的运动队伍。

凌渡宇暗叫一声不巧，他本人正是古巴政府的通缉犯，乃其情报局长尼均上校的头号死敌。幸好运动无分国籍，假若这是古巴的秘密警察，便危险多了。

在这队伍中，一位身材较胖四十来岁教练模样的大汉，看到凌渡宇打量他的队员，鄙夷地瞪了他一眼。

凌渡宇以微笑回报，不与他计较。

通过闸口，坐上来往机场大厦和飞机间的巴士，分许钟后在庞大的客机旁停了下来。

机身在艳阳烈射下，闪闪发亮。

登机的舷梯前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厄瓜多尔士兵，为搭客进行例行的登机搜查。

他们打量凌渡宇的健硕身材，搜身时特别仔细。凌渡宇坦然处之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他习惯藏在胸前假肌肤内的数件法宝也没有带在身上，可说是彻底的没有武装；当然，他用的仍是假护照，因为在南美和非洲他并非受欢迎的人物，以真正身分旅行，无疑是送羊入虎口。

飞机内塞满了人，大部分都是游客，其他则是回国休假驻南美的各国政府人员、商人及技术人员。

这时各人都忙着把行李塞进座位上的行李仓内，霸占有利地方，嘈吵混乱。凌渡宇几经辛苦钻入机舱内，在他靠窗的座位坐下。

舒了一口气，挨贴椅背，望向外面晴朗的天空，这个角度，恰好看到乘客登机的情形。仍然有三、四十位乘客轮候军人的例行搜查。

刚好有一位身材修长的空姐走过。

凌渡宇顺口问道：“小姐！什么时间可抵达圣地亚哥。”

空姐停了下来，显然为凌渡宇出众的风采所摄，打量了他几眼，绽出如花笑容，答道：“下午三时许吧。”

凌渡宇想再问她航机要在利马逗留多少时间，一张脸孔在空姐的俏脸旁出现。

凌渡宇立时目瞪口呆。

他肯定是个见惯美女的人，却从没有想过世间竟有这种程度的美丽。

空姐本身已是非常美艳的女子，但当那女子站在她身后时，一下子给比下去了。

假设空姐是一粒闪亮的星星，女子应是高挂天上、君临大地的耀目太阳。

她长垂的卷发乌黑得闪亮耀目，双眸子是晶莹的深蓝，在棕色有如缎锦的肌肤衬托下，像深海般无尽极。

凌渡宇不知怎样去形容她，勉强的话或者可说她浑身带着磁性的电力。

空姐感到凌渡宇的异样，待把头转向身后望时，正好和那美女打个照面，亦呆了起来，显然也给她的无可抗拒的魅力所震慑。

凌渡宇回过神来，锐目一扫四周，发觉附近的人全停了下来，目光箭矢般集中射往这令人目眩的陌生女子身上，坐在他身旁的胖子张大了口，动也不动的死盯着，口涎欲滴。

凌渡宇再定神细看，这才发觉她身上穿的是传统白色的阿剌伯长袍，腰缠着一条长长的黑腰带，使蛮腰纤幼动人，面纱、斗篷放垂下来。黑带白衣，对比强烈。

他恍然大悟，这女子之前一定是把俏脸隐藏在脸纱

里，否则早引起机场内的骚动。

低沉性感的声音在她樱唇响起道：“有位先生占了我的座位！”

空姐如梦初醒地“噢！”了一声。

那女子举起纤长的玉手，把斗篷盖在头上，又把面纱横拉，掩盖了绝世的容色。女子转身袅袅而去，空姐随着身后。

身旁的胖子叹了一口气，向凌渡宇轻声道：“我愿意献上全数家财，换取她一吻。”

凌渡宇也叹了一口气，心想被人占了座位，大可直接交涉，哪用劳动空姐，难道她不屑和男人交谈。

这时最后一个乘客步上舷梯，那队执行搜身任务的军人，登上两辆吉普车离去，留下两个空姐站在舷梯旁。

凌渡宇待要闭目养神，视线被一辆驶来的车子吸引着。

那是一架深蓝色印有“机场保安部队”字样的铃木小型货车，后候机楼一侧的货车出口处风驰电掣直驶过来，和那两辆载着军人离去的吉普车擦身而过。

车子在舷梯旁嘎然而止。

这时两辆吉普车刚驶进候机楼内。

小货车上跳下八名身穿蓝色机场保安人员制服的大汉，手持冲锋枪，冷静迅速地登上舷梯。其中一名的枪嘴

指着舷梯旁的空姐，不知在说什么，空姐立时花容惨淡，露出震骇的神色。

“劫机”两个字刚在凌渡宇脑神经内霹雳般闪过，他已整个人弹离座位，踏着椅背，跳到座位间的通道上。

他一定要在劫机者登机前抢到舱口，阻止他们登机。

四周的人骇然地望着动若奔豹的凌渡宇。

凌渡宇脚一沾地，立时往舱口的方向扑去，这时乘客均已安坐，通道除了几个来回走动的空姐外，大致上畅通无阻。凌渡宇坐的是商用机位，离舱口只有十多米，他满有信心能赶在劫机者登到舷梯顶时，抢到舱口的有利位置，加以迎头痛击。

刹那间跃到离舱口五六米的地方。

不幸的事发生了。

凌渡宇右脚脚踝一紧，不明的物体毒蛇般缠上来，跟着是一股力量猛将他向后拉。

他立时失去平衡，前冲的姿势一下子变成猛向通道的地面狂撞扑去，这时唯一能做到的，就是改前仆为侧跌。

敌人掌握时间和力道的准确，实在无懈可击，即管以凌渡宇的身手，亦名副其实栽了个大跟头。

凌渡宇肩头刚触地，双脚全力一缩，整个人贴着机舱的地面向前扑，这一下前冲之力非同小可，估量可将纠缠

物脱开，说不定能将偷袭者整个带动，随着势子仆来。岂知他一用力，脚下一空，缠索脱却，便像一个人想拿起一块百斤重的大石，岂知该石竟如羽毛般轻重，他用猛了力道，难受可想而知，立时在地上一连打了两个跟头。

势子刚停下，他随即跃起，刚好看到扬起的枪管，对准了他的胸口。

棋差一着，满盘皆落索。

八名身穿保安队制服的大汉从舱口处闪了进来，分成两组，一组往驾驶室冲去，另一组向凌渡宇的方向走来，其中一名矮壮大汉反手把枪柄重击在凌渡宇腹部，手法凌厉纯熟。

凌渡宇闷哼一声，跪了下来。

他其实并非那么痛楚，不过在冲锋枪下，扮弱者比装强人来得划算，况且他还有后顾之忧，因为一旦引起枪战，必会误伤无辜，这个想法使他强制着反击的欲望。

这时他才有机会转身向身后的偷袭者一望。

又是那对清蓝深幽的美目。

她解下了脸纱，挺秀鼻梁下的鲜红小嘴，挂着的是一丝不易觉察的冷意，纤美的手卷着一条长长的黑色鞭索。

凌渡宇认得那是她的腰带。

她站在通道的中间，像一尊石雕的女神像，眼睛冷冷地盯着她的手下败将凌渡宇。

劫机大汉在她身旁走过，占领机舱内扼要的位置。

凌渡宇呆了起来，直到这时刻，他还没法将这奇特的美女和偷袭者及劫机者连起上来。

这偏又是眼前活生生的事实。

机舱的传音器响起带着阿拉伯口音的英语道：“低下头，举起手，不准有任何动作，否则格杀勿论！飞机被我们劫持了！”

这时乘客们知大事不妙，人人面如土色，目瞪口呆。

舱内的数名大汉扬威耀武，挥动着自动步枪，大声呼喝，众人无奈屈服，低头举起双手。

空姐们给赶到机头的小厨房内，只有凌渡宇孤零零蹲在通道旁，和那阿拉伯美女互相逼视。

一名大汉走到凌渡宇背后，以阿拉伯语向那女子请示道：“怎样处置他？”

女子面容不动，骄傲地仰起俏脸：“赶他回座位。”语气平淡从容。

飞机缓缓在跑道上移动。

凶徒们控制了大局，凌渡宇坐在座位上，心中的不服气是难以形容，若不是被那女子手中的黑长索所破坏，眼下当是另一个局面。

飞机不断加速，在阳光明媚的厄瓜多尔机场展翅升

空，机场的控制塔一是尚懵然不知劫机的事，又或是无可奈何。

劫机者计划周详，巧妙地利用了机场保安的漏洞，一举成功，而且动作敏捷利落，熟练冷静。

传声器再次响起：“现在可以放下手，不准交谈，记着！你们的性命操纵在我们手里。”

凌渡宇身旁的胖子哭丧着脸向凌渡宇苦笑，把举得早僵痛了的手放了下来，喃喃道：“不知这天杀的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？”

“闭口！”

一声巨喝从前方传来，一名皮肤黝黑、两眼凶光闪闪的劫机大汉气势汹汹地挥动着手中的冲锋枪，大步踏来。

凌渡宇身旁的胖子惊惶得脸无人色，头垂下至胸前，双手抱着头，发抖的缩成一团。

大汉不可一世地警告道：“不准交谈，否则格杀勿论。”跟着环顾众人，喝道：“你们也是一样！”

他的眼光扫到凌渡宇脸上，后者并不像其他人般回避他的目光，而是若无其事般和他对视。

劫机大汉脸色一沉，正要发作。

凌渡宇从容笑道：“我们到哪里去？哥伦比亚？委内瑞拉？抑或是古巴？”

大汉一呆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凌渡宇微笑道：“我是驾飞机的能手，航机这样偏离航道，怎会不知。”

大汉狂喝一声“住嘴！”，跟着狠狠道：“若想留下狗命驾飞机，停止胡言乱语，否则看我打破你的狗口。”

凌渡宇耸耸肩胛，闭上眼睛，他直觉这大汉只是故作凶悍，其实人并非那么糟。

适时另一汉子向这大汉招手，大汉咕哝数声，转身去了。

凌渡宇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，很快进入松静的状态。

一切有待飞机的降落。

任何的冲突，均不可以在飞行时发生，否则将演变成机毁人亡的凄惨结局。

凌渡宇叹了一口气，这时，一对深若大海的秀目，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

她动人的美丽，的确令人惊叹，但最使凌渡宇惊异的，却是另一样东西。

当他和她对视时，他感到她有一种奇怪的力量。那不单只是精神的力量，而且更包含了一类近乎“电”或“磁性”的力量，从她的眼中透射出来。

她的整个人充盈着这种力量，深深地强化了她出众的魅力。

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？

他们这次劫机为了什么？

她看来是这批阿拉伯人的领袖，但她凭什么能把这些一流的好手聚在手下，干一件这么冒险的事？

在男权至高无上的阿拉伯社会，她一个女子怎能攀登到这个位置？

坚持不下

航机缓缓降落。全部窗掩奉劫机者的命令拉了下来。

机内一百六十二名乘客鸦雀无声，在强权的压伏下无奈地等待命运的发展和安排。

六名劫机者持着自动步枪，守在舱内几个扼要的地方。

那美女和另两名劫机者，留在驾驶室内。

旅客们脸色沉重，间中有小孩哭叫，都立时给大人制止了。

凌渡宇有点奇怪，飞机为何这样容易找到降落的地点。在一般情形下，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惹上麻烦，让被劫的航机降落，除非机内有他们不得不投鼠忌器的人物，想到这里，凌渡宇暗叫一声“天亡我也”。

他想到这降落机场所属的国家了。

机轮接触到跑道，开始滑行起来，最后缓缓停了下来。

机器的声音由慢至无。

一时内外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那个早先用枪柄撞击凌渡宇的凶悍矮子，从驾驶舱走了出来，大声喝道：“古巴国家运动代表队的全部人员把手放在头上，站起身来。”

二十多名运动员脸色大变，慌张失措。

那教练硬着头皮站起身来，还未来得及抗议，身后另一劫机者用枪猛力捅了他一下，撞得他整个人仆往面前的椅背。

教练旁一个健硕的运动员以为有机可乘，想劈手夺枪，岂知劫机矮汉身手灵捷，倒转枪柄，反手撞在他的肋骨处，运动员惨叫一声，侧倒一旁。

众人噤若寒蝉。

凌渡宇暗叫一声好身手。

凶悍矮子沉声道：“再有一次这样的情形，必杀！”当他说“杀”字时，咬紧了牙齿，声音从牙缝迸出来，有如地狱传出来的魔音，数名妇女吓得哭出声来。

愁云惨淡。

“站起身来，手放在头上！”

运动员像赴刑场受死的犯人，战战兢兢站了起来，劫机者的狠恶混和冷血，震慑了他们。

没有人怀疑他们会否杀人和自己会否被杀。

劫机者把运动员分散安排在不同的座位上。教练恰好坐在凌渡宇身旁，代替了原先的胖子。